

第五集 速写篇 油画篇

徐
希
自
選
作
品
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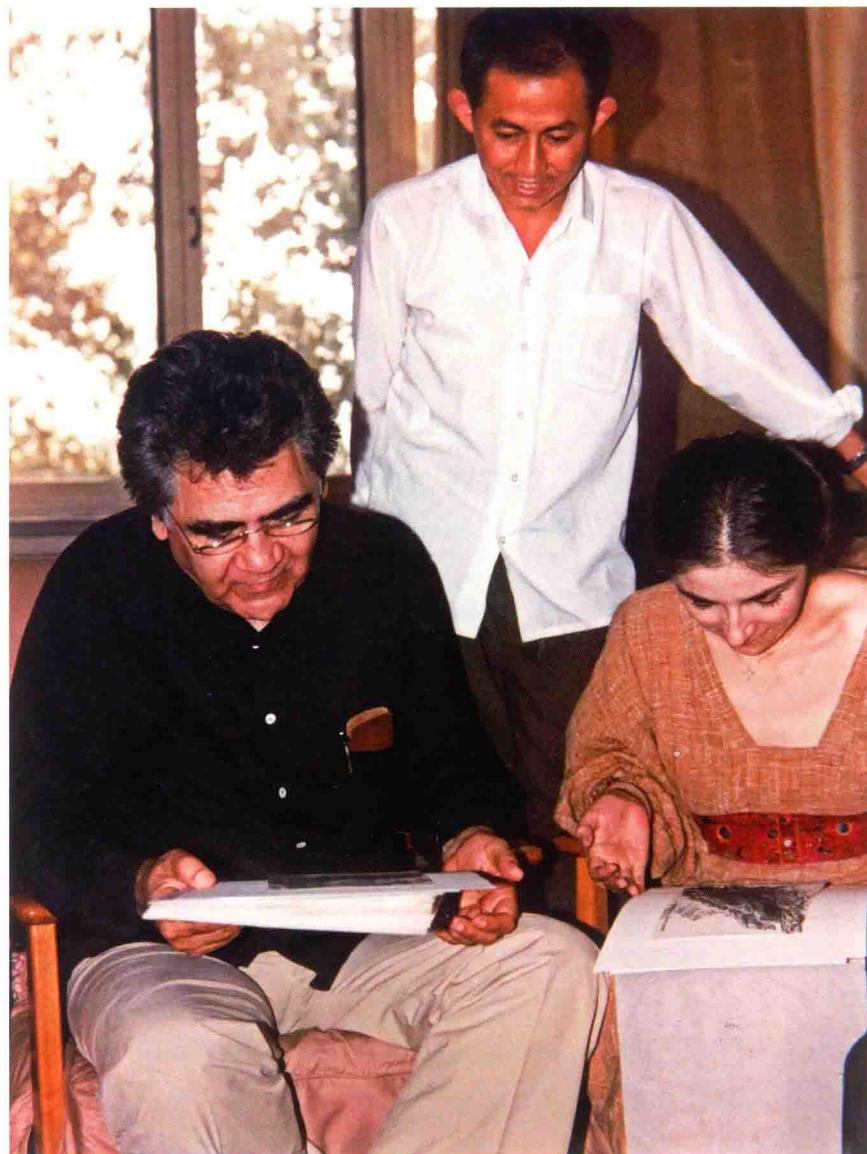
徐氏速写

——兼论徐希的中国画

刘龙庭

本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“藻鉴堂”，是一个艺术文化气氛非常浓的地方。这里是全国最高水平的中国画创作组的办公地点，同时又是中国画研究会的筹备处，全国各地最著名的画家应邀前来呈技献艺，创作了不少精品杰作。有一天，智利著名画家万徒勒里带着女儿到这里参观访问，著名国画大师黄胄先生特意将徐希的速写拿给这位来访者观赏，这位智利同行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指，连连称赞说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这位先生的速写是世界水平的！”上海国画院院长、著名国画家程十发先生，见此情形，按动快门，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场景。

1965年徐希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（中国美术学院前身）版画系，同年，分配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做编辑工作，不久文革开始，他被下放到干校劳动，直到1978年该社创作室成立，才得以从事中国画创作。这时的徐希，虽然临近中年，但仍然精力充沛，与一般画家相比，他仍然是幸运的，他毕竟能够在国家专业出版单位从事专业美术创作了。当时担任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邵宇先生，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画家，尤以速写见长，在中国画的创作方面，也是力主创新的。因此，他对徐希的绘画才能非常欣赏。同时进入创作室的中青年画家还有石虎、张广、林锴、姚奎、许全群、赵晓沐等，也都颇具实力。创作室成立不久，其成员便奔赴江南写生，足迹几乎遍及浙江全境和广州沿海各地。后来，徐希又与创作室同仁辗转到青藏高原写生。徐希自1956年考入浙江美院附中，1960年升入大学本科，至1965年以全优的成绩毕业，经过九年的苦修，打下了坚实深厚的艺术功底，练就了一手过硬的速写功夫。当他面对青海的祁连山和塔尔寺、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时，感到既新鲜又激动，多年的绘画修养与创作灵感被调动起来，使他忘记了强烈的高山反应，全神贯注地画了大量高质



智利著名画家万徒勒里和女儿在观赏徐希的速写

量的速写作品。这种全身心亢奋地投入，使他的作品既高度概括又充满了激情，他采用了大刀阔斧的线面结合的画法，充分体现了黑白版画中那种对比强烈、块面分明的优势，再加上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，给予观者以赏心悦目、面貌一新的感觉。当他带着自己的这批速写去看望自己尊敬的老师、当时正在北京友谊医院治病的黄胄先生请他指教时，黄先生原来是躺在病榻上连翻身都感到吃力的，不料看过几幅之后，竟兴奋地坐了起来，非常高兴地说：“不错呀，徐希！这种面貌的速写我从来还没有看到过呢！你今后就用你画速写的方法来画国画吧，一定会取得成就的！”



徐希拜访黄胄老师

在中国美术界，一提起画速写，人们首先会想到两个人：一个是叶浅予，另一个就是黄胄。叶先生是漫画界的老前辈，本世纪40年代以后转入中国画创作，擅画人物，尤以舞台速写著名。黄胄先生早年跟随著名画家赵望云先生学画，多

次赴新疆写生，对祖国大西北的少数民族生活非常熟悉，画下的速写稿数以万计，他笔下的维族老人、哈萨克少女栩栩如生，笔法奔放，色彩热烈，着实令观者赞佩倾倒。以上两位先生的中国画创作，均得力于速写的功夫，在中国画界影响极大。徐希的速写则以风景为主，兼画人物。由于他是版画系科班出身，自然在速写中融入了版画的特点和优势，他喜欢用炭笔和炭精棒，画出的线条与块面灵动自如，画面的整体感极强，与上述两位前辈的速写形成明显的差异。根据黄胄先生和其他一些同行的建议，徐希在中国画的创作中，大胆地运用版画和水彩的娴熟技法作画，造型准确、墨彩淋漓是他作品的一大特点。他创作的山水画，无论是表现江南水乡、重庆山城、漓江烟雨，或是北国雪景等等，都与传统的山水样式拉开了较大的距离，但又贴近了自然，贴近了生活，而具有形式美感和现代意识。徐希的山水画，从他自身的方面来说是“扬长补短”，发挥了自己在色彩和造型方面训练有素的优势；从更大的方面来说，他自然而然地顺应了中国山水画长期以来要求革新，要求创造的艺术潮流。同行们都说，徐希是个聪明过人的人，他能够在扑朔迷离，流派纷纭的山水画家行列中，清醒地估计形势，充分地认识自己，准确地选择了一条切实可行并迅速走向成功的捷径；同时，徐希又是幸运的，他很快就获得了成功，在三五年的时间内，接二连三地在国际上获得大奖，其后又接连不断地应邀赴国外访问、举办画展、出版画册，令众多的美术同行们羡慕不已！在现实生活中，人们常常把事业的成功与否归结为命运的安排。一些偶然的因素的确常常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和人生道路，但是，对于画家们来说，除去命运和机遇之外，还有一条不容忽视，那就是艺术方面的天赋与实力。就中国画的创作而言，尤其是写意画，速写（包括慢写、默写等）的功夫是必不可少的。一方面，在生宣纸上作画，由于黑色的不可涂改性和水分的极易渗化，容不得半点的迟疑和犹豫；另方面，中国画创作需要“意在笔先，趣在法外”，还有对物象的充分熟悉与对形象的准确把握，否则很难取得满意的效果。因此，徐希的成功，固然由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促成，但是，还应当看到，良好的速写功夫使他受益匪浅，使他在前进的道路上如虎添翼。

现代照相技术的发展，的确给画家们带来了不少的便利：一方面，画家们可以从一些好的摄影作品中受到启迪，产生创作的冲动和获取绘画的题材；另方面，画家们在体验生活的过程中，有些瞬息万变、稍纵即逝、措手不及的场面和事物，可以利用相机的镜头捕捉到，留作日后的参考。但是，过分地依赖相机和照片，也容易使一些画家产生懒惰的情绪，久而久之磨灭了自己手底的技巧和艺术灵性。这样的例子，在国内外艺术同行中时有所见。国画大师李可染先生生前有一方图章，印文是“不与照相机争功”。这有两层意思，一是阐述绘画创作

与摄影艺术的要求，有着本质的差异和不同；二是告诫山水画的同行们，牢记自己的神圣使命，照相决不能替代速写和写生。因为归根结底，绘画不但依赖大自然中存在的山山水水、天地万物，更重要的是，绘画还要融入画家的道德学养和思想感情，这样作品才能感人，艺术才有个

性。早在一千二百多年前，唐代画家张璪就提出了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的理论，明确阐述了这一带有绘画本质意义的命题。明代画家王履，画了一组《华山图》，他在题跋中，提出了“我师心，心师目，目师华山”的创作理念，巧妙地论述了画家在对景写生中的心理状态和作品产生的过程。说到底，画家对景写生，决不是自然景物在画家笔下简单地机械地再现，而是根据自然景物，结合自己的体会与感受，运用自己所具备的艺术修养和技巧进行的极为复杂，极为艰苦的艺术创造。与许多当代的画家一样，徐希也运用相机，在各地拍下了不少的照片资料；同时，徐希还坚持画速写，一边用眼睛观察，一边用大脑去思考，用手去画。从根本上说，绘画是一门艺术，同时又是一种技能和技巧，艺术方面的东西，可以参阅典籍文献，可以参观展览，观看影像，加以综合参悟，悟出其中的奥秘和真谛，但是，技能和技巧方面的东西，单纯靠看和想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归根结底还要练，靠年深日久不间断地苦练和积累，才能形成如“庖丁解牛”那样娴熟的技艺。因此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有许多美术理论家和文物鉴赏家并不是画家，但却可以把各种绘画作品的优劣高下讲得头头是道，反之，有的画家能创作出很好的作品，却“欲辩已忘言”，说不清其中的奥妙。当然，在中外美术史上，也有既擅长绘画，又学养深厚善于品评的大家，那就是我们常说的“学者型”的画家了。

在现代美术教育中，美术院校中的课程设置把素描速写列入基础课程，作为学生掌握造型能力和绘画技巧的入门手法。但是，学生走出校门，进入专业单位和工作岗位之后，许多人就把画速写的习惯慢慢丢掉了。特别是一些功成名就的画家，更关心自己的声誉、地位和绘画市场行情等等，他们对素描速写之类的作品往往不屑一顾，认为那不过是初学者的营生而已。但是，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一定不能脱离大自然和人类的现实生活，亦如人类离不开阳光和空气一样。否则，他的艺术的花朵就会枯萎，变成无根之树，无源之水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速写于画家来说，是观察生活，认识生活，锤炼技巧和艺术最简便的手段。一个画家从青少年时代求学，到功成名就之后，对于素描（中国画又称作白描）和速写，应该是像“曲不离口，拳不离手”那样的长年坚持，这对于画家永葆艺术的活力与青春，使其作品不断注入新鲜的养分和生动的活力，一定是大有裨益的。

徐希是我的好友，近年旅居大洋彼岸，成绩辉煌。他告之将有他的速写专集出版，不胜欣喜之余，写了如上的议论和感想，不知海内外画界诸君以为如何？

1993年4月写于北京东城怀鲁斋



1988年徐希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，李可染老师亲临参观指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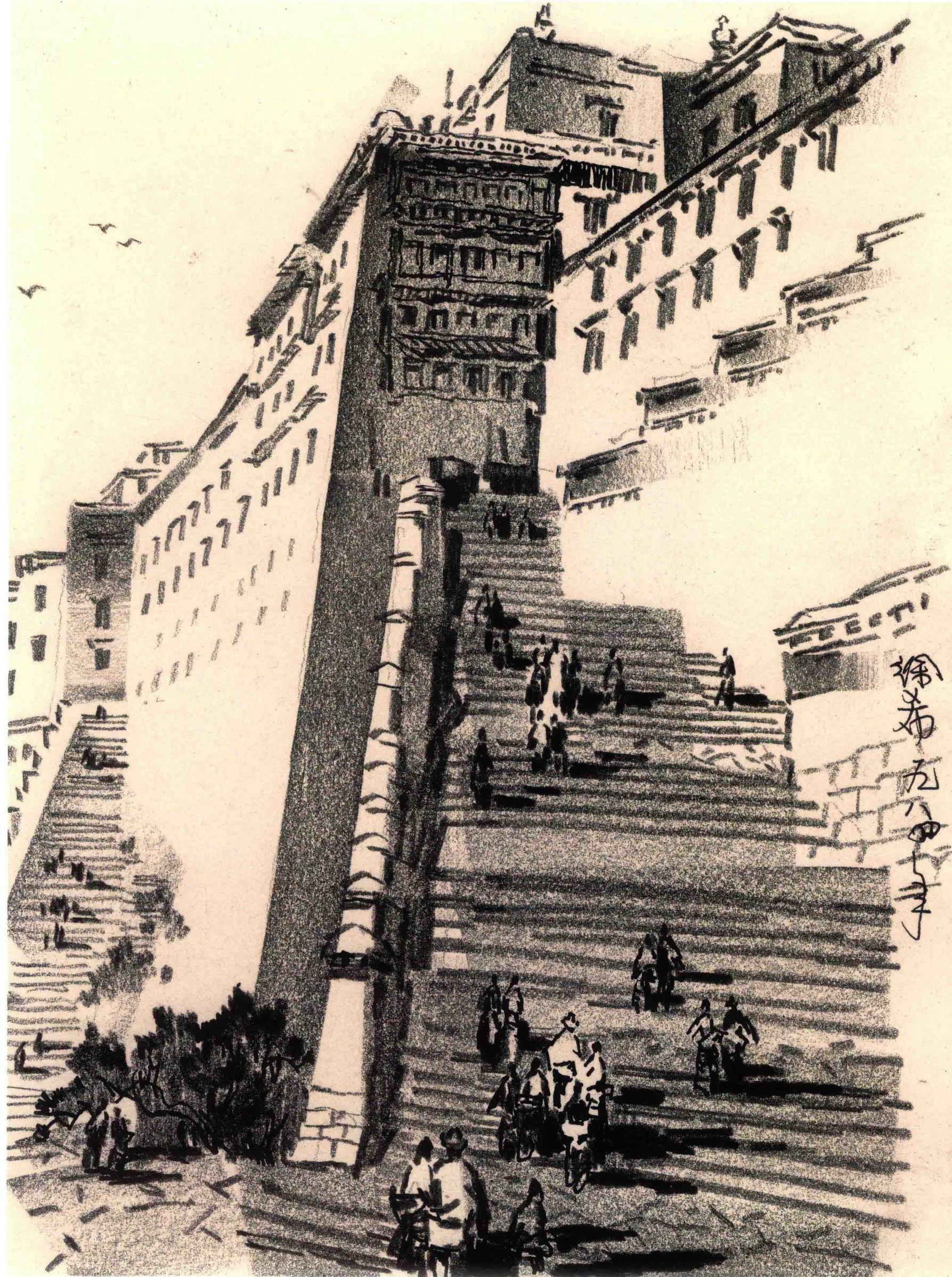
刘龙庭 1941年生于山东省潍坊市，曾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研究生班，文学硕士。原人民美术出版社《中国书画》副主编，著名美术史论家。



深圳水库公园 1981年 20cm×15cm 001



002 天都峰在望 1981年 20cm×15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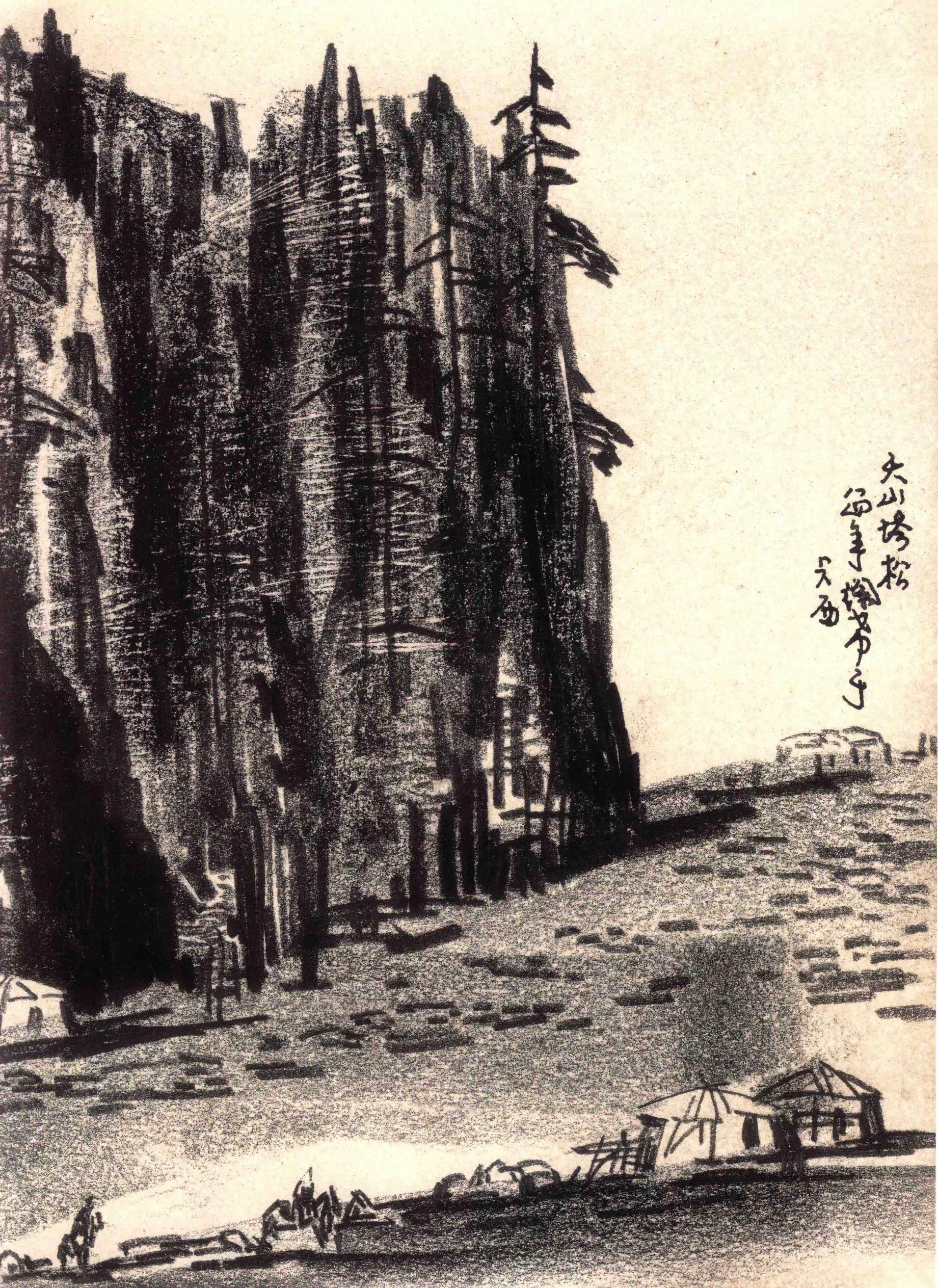


布达拉宫一侧 1984年 20cm×15cm 003



天山塔松
1984年
15cm×20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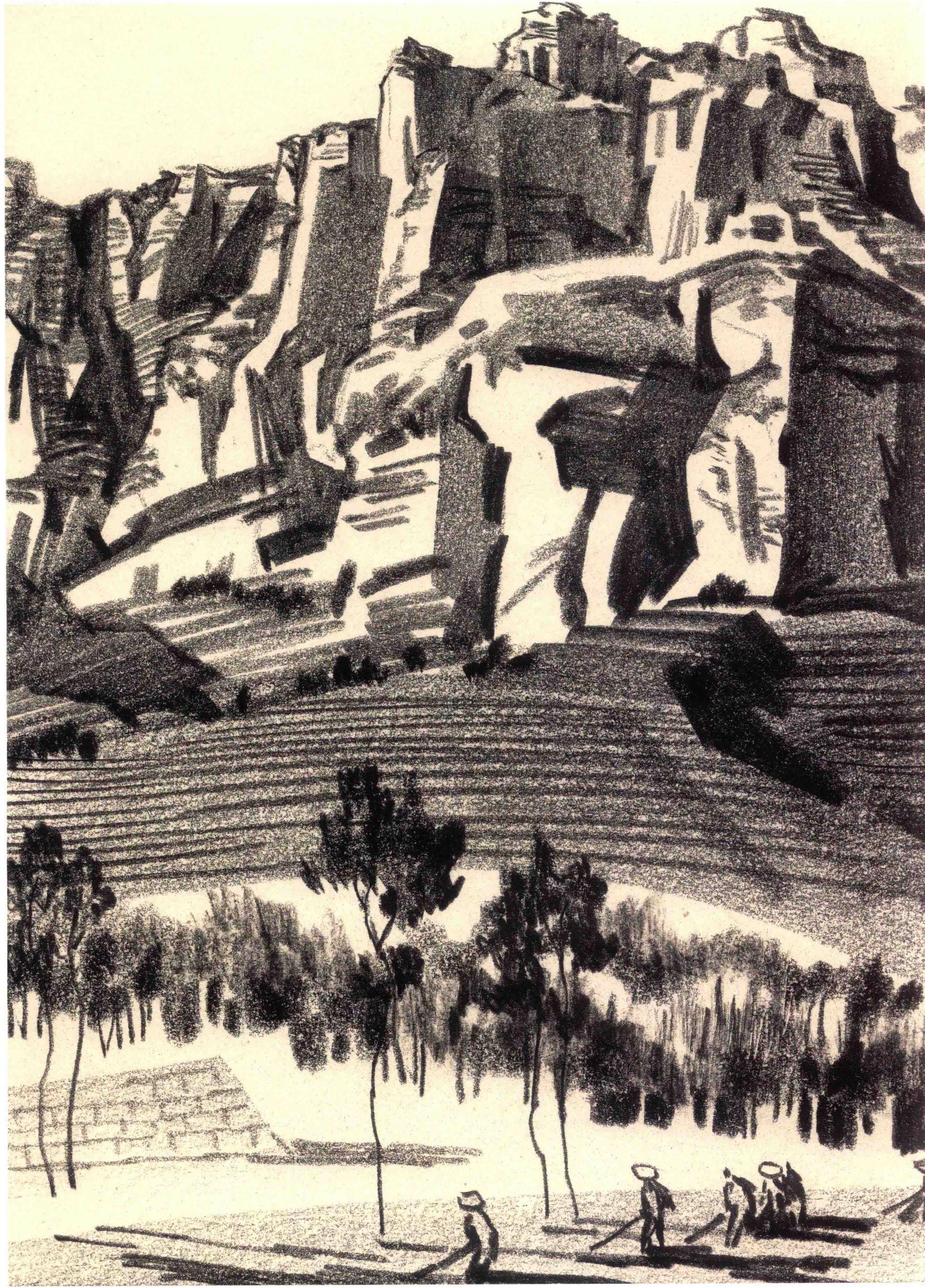
大山塔松
四年于櫻井
大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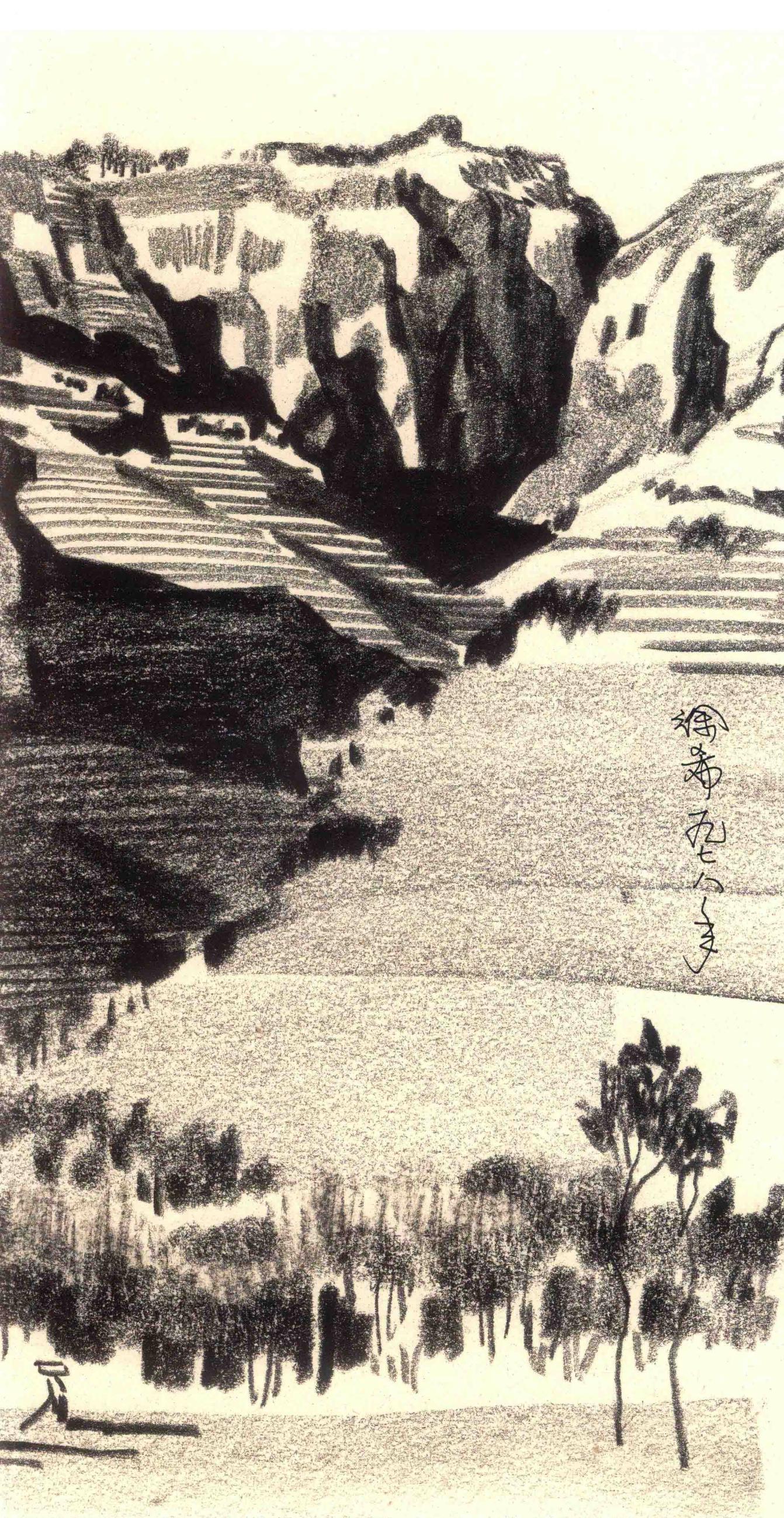




拉萨大昭寺
1980年
15cm×20cm







春到太行
1978年
15cm×20cm



李公麟
九月



小鸟天堂
1978年
15cm×20cm



012 雁荡山合掌峰 1978年 20cm×15cm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